

是工具 也是文化

语言，是工具，也是文化。

杜佳毅认为，现代大学生阅读和笔头水平很高，但需要在开口讲英语上下功夫。把英文看成一门语言，更看成一个工具。“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，我们不要渴求一些语法的绝对正确性，读音和措辞的完美，语言就是交流。就像一个外国人和你讲中文，如果有语法错误，你也不会苛求其正确与否。在某些语境下，双方都能相互理解对话内容。”

这让记者想到了俄语文学翻译家草婴学习俄文的经历。1938年12月1日，草婴开始到上海俄国侨民学俄文。那时候上海没有念俄文的地方，只有个别俄国侨民教俄文。草婴就想法子找到一个中年俄国妇女，用一个钟头一块银元请了她。俄国妇女没什么教学经验，就是跟着当时唯一的教材哈尔滨出版的《俄文津梁》，她念一句，草婴跟一句。

就这样坚持学习持续了一年多。再到后来，草婴成为了俄语文学翻译家。译有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《静静的顿河》《一个人的遭遇》等，还以一己之力译出了《列夫·托尔斯泰小说全集》。“和胡振兴一样，草婴的学习语言的方法，没有特别系统的讲究理论和方法，开口讲和反复练习就是‘最好的老师’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自信，敢于开口。”

前不久走红的00后四川姑娘方菁，从四级考了三次才过的尴尬，到目前能够顺利和非洲商户交流，



前提也是打破了人们对学习语言的刻板印象，走出舒适区。

“刚开始客户打电话，我听不懂就会挂断，后来我干脆把文稿翻译成英语，每晚跟着AI软件读熟，后来发现语感有了，对话也越来越流利。”学好语言的另一个重要性，在于能深入到一座城市的文化肌理，真正做好企业、管理好员工、有远见、

上图：胡振兴的妻儿。

下图：胡振兴在前往非洲的机舱内拍到的窗外风景。



有谋略，才能在城市中生根发芽、固定思维。

杜佳毅说，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，就能足够了解他们的文化。在上海，杜佳毅有很多外国朋友，很多人认为有翻译了，就不用学语言，即便全程用英语交流也没问题。但当在做国际业务谈判时，往往那些愿意学中文的外国人更能理解中国文化，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也能与团队融合得更好，精准把握语言背后的奥妙。

比方说，胡振兴学好英文的同时，更自豪于自己把中国好产品输出非洲，扩大品牌影响力；草婴通过学习俄文，翻译了诸多俄文著作，也更加确信苏联当时走的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很大。掌握了英文的方菁，也在800人的客户群中，发现了来自非洲待业妈妈们的新商机。目前，从利润第一个月仅有750元，到了第三个月已超2万元。

事实上，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，“中国英语”新词频频地出现在了国际新闻报道之中，一定程度上，加快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。据《牛津英语词典》(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)统计，英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，其中有1300多个英语单词以汉语为来源。

从“纸老虎”成为西方语汇，到“黑猫白猫论”登上美国《时代》周刊，再到“一带一路”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写入联合国决议，中国人以自信的姿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在未来十年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开放，“中国英语”或许会更多“反哺”到英语社会中。■